

有这么一个传说：古时往来琼州海峡，启程之前要先祭伏波庙，问何日可济渡。所谓：四州之人以徐闻为咽喉，南北之济者以伏波为指南。旧时琼州海峡被视为天堑，“海北”与“海南”天各一方，渡海似乎是一段漫长而凶险的旅程。

然而，实际上，琼州海峡自古以来就是帆影竞渡，海峡北岸的徐闻历来为海南岛与内地联结之要地，不少载着人员或货物的船只在此起航或停靠，商贸往来非常密切。

南来北往擎商事

文见习记者 邱江华 海南日报记者 李佳飞

海南徐闻同根同源

徐闻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在地缘关系上海南与徐闻两岸同根同源，曾互相接壤，本为一体。后来受地壳运动影响陆地分离，但两岸始终“藕断丝连”，情同手足。如今海南本地的老人聊起海峡对岸，都会亲切地称“那就是海北呀”。

海南与徐闻曾互相隶属。史料记载，三国时期，吴赤乌年间（238—251）在雷州半岛设立珠崖郡（在今徐闻），领徐闻、朱卢、珠官三县对海南岛实行“遥领”。隋朝大业初年（605年），改合州为合浦郡属碌州，后又复拆置徐闻郡，仍辖海南诸县。元朝至元十五年（1278年），徐闻县隶属海南海北道安抚司，此后属海南海北道宣慰司，隶属海南所管辖。直至清乾隆三年（1738年），高雷廉道析出雷州归海南道，道台治驻海口的琼州府城，徐闻县仍隶属之。

就地理位置而言，徐闻是沿海最南端的突出处，作为重要港口，连接海外交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徐闻古港乃汉代海上丝路的始发港，是我国正史记载最早的官设海洋贸易口岸。

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

四面环海的海南岛，在汉至明朝的整个横跨亚欧非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上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撰于南宋嘉泰三年的《琼筦古志》曰：“琼州地居海中……外匝大海，接乌里苏密吉浪之洲，南则占城，西则真腊、交趾，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北至雷州、徐闻。”

金光祖《广东通志》载：“自徐闻跨磊驿，至琼山白沙驿六十里……琼为都会，居岛之北陲，儋居西陲，崖居南陲，万居东陲。内包黎峒，万山峻拔，外匝大海，远接外岛诸国。”

由此可见，海南与徐闻自古就关系密切，而早期的商贸往来活动可追溯至汉朝。

商贸交往源源不断

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写道：“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



徐闻广府会馆旧址。（资料图）

爆。

商业会馆见证历史

会馆，是旧时大城市中工商行业所建立的民间机构。其名始见于明，随着城市工商业日趋繁荣，各工商行业为保护同乡利益，集资建立会馆，便往还，通贸易。海南靠近徐闻，两岸一衣带水，随着商贸活动日益密切，自是少不了兴修会馆。

时间追溯至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广州府的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等五县商人曾在海口建立“五邑会馆”。到了清代，广州商人到琼州府贸易经商的人数剧增，随之易名“广府会馆”。清代吴荣光的《重修琼郡海口广府会馆记》记载：“今乡人挟厚赀走千里，为近利市三倍而居处共嗜欲同者，初惟此五邑之人，继复得此合郡之人，则此役也，众擎而举，不胫而来……是以交益广而谊益笃也。”

与此同时，徐闻人也在海南建立了会馆。晚清文昌进士林燕典撰《新建徐闻琼文会馆记》载：“徐闻居琼海之北，一苇可航，乡人士渡海而至者踵相接，率投诸逆旅，各事其事，逾夕而去。后即知有某者，皆其兄弟邻里戚党，而未由联叙也。咸丰甲寅之冬，谋建琼文会馆……”

相比而言，海南人在徐闻所建的会馆鲜见史料记载，但据旅居徐闻的文昌籍乡亲回忆，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文昌人在徐闻建起了“文昌会馆”，由于明清时期来徐闻经商的海南人以文昌人居多，因此扬名。

不知不觉，到了清代嘉庆和道光年间，随着海南岛内其他县份来徐闻的人数增多，继续称“文昌会馆”显然不合时宜。所以，到了清嘉庆初年，海南客商便将旧时的文昌会馆卖了，至清朝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募集款项，筹建新的会馆。

悠悠千载，如今，这座海南会馆在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徐闻大匪乱和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改建后，已面目全非。遗憾的是，对这段历史有相关记录的《文昌（海南）会馆常住铺续捐姓氏碑》也不知去向。许多故事是否真实难以考证，但通过旅居徐闻的老一辈海南乡亲们诉说，似乎仍可见旧时两岸南来北往的渡海客商，不计其数，熙熙攘攘……



海南的槟榔也很受徐闻人的追捧。
张杰 摄